

家庭之話集四

雙
過
新
年

著 太 太 著

讀 賣 社 印 行

家庭之話第四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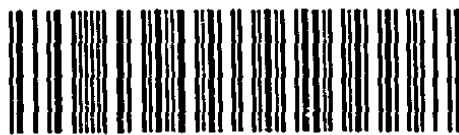
雙

週

新

年

北平讀賣社印行



3 0614 6254 9

招請外埠分銷處啓事

敬啓者 敝局自發行家庭之話分類編輯單行本以來銷數日增
現第一集「太太的國難」第二集「摩登過節」第三集「明
清演義」第四集「雙過新年」均已次第出版此後每月出版
一次（每冊二角）在本局發行恐未能普遍全國因此招請外
埠各省各縣爲本局分銷處利益從豐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北平西京畿道二號

文華書局謹啓

I 錄 目

雙過新年目錄

一	摩登過新年·····	一
二	竈王奶奶的家常·····	六
三	廢曆年關嘆十聲·····	十
四	清水煮餃論春節·····	十五
五	財神廟論·····	二十一
六	財神爺示威·····	二十七
七	財神爺救國·····	三十一
八	雞年——這門爭年·····	三十五
九	過「老太婆年」·····	四十
十	元旦教子·····	四十三

十一	替財神爺宣傳·····	四十八
十二	天下爲錢·····	五十二
十三	過病年·····	五十六
十四	吃素過和尙年·····	六十一
十五	年菜的「李鴻章」·····	六十六
十六	貴妃墮酒論·····	六十九
十七	沒落的電影·····	七十四
十八	逛大鐘寺·····	七十九
十九	白雲觀會神仙·····	八十三
二十	不堪回首想年節·····	八十九
二十一	開棉論過年·····	九十三

雙過新年

——家庭之話第四集——

□摩登過新年

三段賀年——兩副春聯

今天是大中華民國二十一年，老太婆和諸位太太，小姐，老爺，大爺，少爺，以及摩登男女見面的頭一天。新年第一次，取個吉利，我們不說喪氣話，也不說牢騷話。

因此，老太婆在沒拿筆之前，先吃了兩九子「舒肝丸」，（註：以使不犯肝氣也）又吃了兩九子「開胸順氣丸」（註：以使雜氣下行而不上行也），又吃了兩包「



「追魂奪命散」(註：以使不得急慢驚風之症也)，末後吃了三匣「天王挖心丹」(註：以使全無心肝也)無論丸散都是「迷魂湯」作引送下。(註：以求其難得之糊塗)後面所說都是藥力發散，打通五臟六腑以後的話，諸位要好好的聽着。

老太婆自從吃過藥之後，果然更筋換骨，另生了一掛雜碎。也不知道怎麼就會那們高興起來了，怎麼就會那們有精神起來了。高興而又有精神，自然不能靜靜兒的，於是老太婆便開始學摩登；由摩登過新年學起。摩登過新年自然是過陽曆新年，所以他們的年就變成咱們的年了。

過新年的頭一件事是賀年，摩登賀年和不摩登自然是不同，半分郵票就完事，倒也乾乾脆脆。於是乎老太婆買了兩打賀年片，預備寫給隔壁王二嫂，遼寧馬大奶奶，以及城裏的親家和鄉下的親家等等。在將要下筆而還沒下筆的當口兒，忽然間蕭家九姑奶奶來拜。見面萬福之後，看見棹子山「大堆賀年片」，她便開言道：「老太太！你還賀年嗎。我聽「他」說，這賀年有三大階段：將入社會運動

的人，想多認識幾個人，多拉攏幾方面，所以凡是見過一面半面的都送上一張賀年片，還有沒見過面的闊人，聞着風也送上一張賀年片，彷彿由這半分郵票就可以生出多大交情似的。這是第一階段。這是「攻勢的賀年」。慢慢的活動開了，朋友一天一天的多，東搭上一鉤，西又拉上一套，「交情」二字用不着半分郵票了，但是人家來了仍然不能不回，遇見好挑眼的朋友，得罪人也不好，就變成來一個往一個，不來也不往。這是第二階段。這是「守勢的賀年」。事情越來越好，局面也越來越大，不用巴結人。即或巴結也另有巴結的妙法旁門，用不着一張紅紙片。同時，爲攔梁子，爲表示自己不俗不凡，就變成你來我不來，你不來我更不來。這是第三階段。這是「不抵抗的賀年」。按照你老人家的身份地位應當在這第三階段了。你老人家既然要學摩登，自然是以不發賀年片的爲是。

老太婆一聽有理，對她說道：「姑老爺是不會錯的，而且，摩登是要這樣學的。」

因此，老太婆便原令追回，沒有發賀年片。

過新年第二件事是春聯。賀年片既然不發，春聯似乎是不能不貼一貼。講春聯對子，我的大伯子是內行。於是乎老太婆便把他請了來，求他爲我寫幾副。他說：「先寫副大門的吧！大門在街上，這街是非『罵』不可，哦！我想起來了，老山東，蒲松齡的聊齋上有一副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孝弟忠信禮義廉』

上聯是「忘八」，下聯是「無恥」，在今年貼在大門上是合適極了」

老太婆說：「不好。太文了！太酸了」我的大伯子說：「俗的？土地上的文章？也有，也有，有一個說相聲的老北京，叫「窮不怕」，他改了一副成聯，改的好。原聯是：

『天增歲月人增壽

春滿乾坤福滿門』

窮不怕把他改爲：

『天增歲月媽增壽

春滿乾坤爹滿門』

這副春聯，在今年，貼在大門上是更合適不過了！』老太婆一聽生了氣，說道：『你這老而不死的！你這不是罵人嗎？』我的大伯子笑了，他說：『老弟婦！你不要着急，我尚有解釋。這副聯以下聯爲最好。您看！現在指「爹」陞官，指「爹」發財的有多們得意！如若「爹」是「一國之「爹」，便可以刮「天下之地皮」。如此說來，「爹」多了有好處！有人抱怨自己不得意，其實應當抱怨自己當初投胎的時候沒有看清門牌號數。彷彿又有人對我說，門牌號數倒是看清了，可恨他們是「掛羊頭賣狗肉」。我說，那是「媽」太年輕的毛病。所以這上聯也是有用的。』

我的大伯子這一片話，自然是胡說八道。老太婆很後悔，沒有先給他一丸子。

舒肝丸吃。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

×

×

×

×

×

竈王奶奶的家常

怕摩登勸爺早辭職

說大戰告奶莫心焦

老太婆連日坐蓮台，講經說法，竟把竈王爺上天的大典丟掉了。想那竈王爺乃是「家庭之神」，怎可忽略？乘着竈王爺正在天庭奏事，還沒有返駕回宮的時候，老太婆補敘一敘竈王奶奶的家常。

老太婆自從講經之後，雖然沒曾成佛作祖，却修練了一雙好眼睛，名叫「天眼通」，一雙好耳朵，名叫「順風耳」。這眼睛和耳朵，可以看到三十三天以上

，聽到十八層地獄以下，無論陰陽兩界，鬼神兩路，都可以清楚明白。

這是七天以前的事了。那天正是陰歷臘月二十二日，夜間十一二點鐘的時候，忽然「順風耳」來報道：「竈王奶奶和竈王爺拌起嘴來了！」老太婆用「天眼通」一看；果然是竈王奶奶，手裏爲竈王爺收拾行李馬匹，公文物件，不用說是準備她的丈夫明天好啓程上天，而叩玉皇大帝，同時嘴裏不住的說：「這竈王的差使，到現在是無論怎麼樣，也是幹不得了。你這次上天，見着玉皇大帝一定要呈請辭職，千萬不可再戀棧。」

竈王奶奶說到這裏歎了一口氣，接着又說：「唉！想你這竈王，官雖然小，事情管的並不少，而且當了也不是一年了。孔夫子在着的時候還說過：『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可見咱們夫妻也是有來歷的。就以這『祭竈』的大典來說，自宋朝沒有南遷已經流行。日期雖然由臘月二十四改到二十三，儀式并沒曾改變。這也見於經傳，不是亂吹亂噓。而且，我們是一家之主，王化自家而國。可以

說是政治的根本。俗言有話：「寇王爺本姓張，一碗冷水三柱香」。古詩上也說：「一盞清茶一縷烟，漁君皇帝上青天。」咱們可以說得起是平民化的神仙，清廉而刻苦。咱們沒有廟寺，沒有宮殿，住在人家廚房犄角上，紙籠裏而存身，受不盡煙薰火烤，聽不盡鷄叫狗吠孩子哭。但是咱們夫妻並不以為苦，也從來不肯輕於離開職守。誰想到，如今年頭兒大改變，老大的中國也糜了登。他們口口聲聲破除迷信，他們口口聲聲打倒家庭，這二年來更特別，男男女女開房間，公寓旅館當作永居之地。新式的太太不作飯，有家無爺，說散就散。他們和她們是痛快了。咱們夫妻就沒有吃飯之地了。而且，他們和她們成天整日的吵家：鄉下的太太吵完，城裏的太太吵，土太太吵完，摩登太太吵。老爺在黨裏頭吵。少爺在學校裡頭吵。小姐在滑冰場裏吵。你罵我來我罵你。她打他來他不打她。祇吵得國破家亡就在眼前！國破了不關咱們夫妻什麼閑事，家要亡了，咱們夫妻可到那裏去存身。倒不如來個未雨綢繆，先向玉皇大帝提出辭呈，玉皇大帝如若調你一個

好位置，咱們夫妻也可以樂個晚年。」

寇王爺哈哈大笑。叫了一聲「孩子的媽」你細聽我來說：「現今年頭兒不好實在是不差。咱們夫妻也祇好忍耐一時，沒有法子可想。你要知道：目前正是玉皇大帝和阿修羅將要開戰的時候，佛魔兩界爭鬥正急，那有工夫管咱們夫妻這點小事！等到阿修羅的兵敗了，佛光重照，咱們夫妻就好了。前天龍王爺，山神爺，雷公爺三位請客，我這寇王爺作陪。據他們說：混世魔王已經下界，世界大戰不久就要開幕。龍王爺防地的檀香山一帶，日美要決海戰。山神爺防地與安嶺一帶，日俄要決陸戰。雷公爺防地的巴拿馬，東京灣一帶等處的天空，飛機要下蛋。歐洲大陸成爲西部線。全太平洋成爲東部線。中國的沿江沿海被封鎖，咱們夫妻想離開廚房小低籠，往什麼地方去逃？什麼地方去躲？世界上沒有一片乾淨土，更有何處能是寇王奶奶的桃源？你不要胡思亂動，說好。」

寇王奶奶一聽害了怕，叫了聲：「寇王爺！當家的！我的愛人哪！這可怎麼

好？家裏不能住，外頭沒地方去，豈不要活活的困死？」

寇王爺說：『不然。不然。非也。非也。混世魔王祇能佔城裏，不能佔鄉村。鄉村還不曾十分壓登，咱們夫妻尙可以有一碗飯吃。世界大戰一起。繁華地方，一片紅光。鄉村老莊稼漢裏要出英雄，那時節方可天下太平。』

老太婆正聽的熱鬧，忽然『順風耳』不順，『天眼通』也不通，一時找電料行來不及，因此以後寇王爺和寇王奶奶說什麼，完全不曉得，自然也沒有法子可以報告各位太太小姐們。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四日)

□ 廢曆年關歎十聲

據老太婆想來，諸位一定可以知道明天便是陰歷年的「除夕」，大守歲之期（雖然月份牌早已取消了陰曆）。大家看，這幾天來，大街之上是如何的熱鬧。

在「買糖啊！買糖！」之後，接着就是「買年糕啊！買年貨啊！」各個家庭之內，更是「忙年」忙個不亦樂乎。眼見廠甸，大鐘寺，白雲觀等等都要開放。官廳一方面禁止點綴「廢曆年」，一方面體恤商民疾苦，在繁榮北平市的大題目之前，許人民過這換藥不換湯的春節。我想，家庭裏的太太，小姐，少爺們，一定都喜歡的不得了。不過，據老太婆用老眼看來，僅僅是歎氣，並且一歎之後再歎，再歎之後三歎，直到十歎！

老太婆老了，也曾經過幾度滄海桑田，一治一亂，循環變化。老太婆也曾念了幾天舊書，雖然不敢說宋江的話，「自幼曾攻經史」，也略略知道些中國事。我還記得，在五千年前，黃帝命曆首作「歷」，這陰歷便有了萌芽。在三千七百年前，禹王治水之後即位登基，改「建寅之制」，確定這「陰歷年」的時間。後來又經孔老夫子提倡「行夏之時」，這陰歷年便有了他的理論根據。直到去年為止，這「陰歷年」活了三千多歲若是合胎兒期都計算在內，總在五千年以上。現

在呢？天寒歲暮，日暮途窮，棺材已經預備好了，一切種種不過是迴光返照而已，這不值得我們一歎再歎，以至於十歎嗎？

以老太婆親眼看見的經驗來說，在四十年前的太平之世，到了這幾天，小孩嘴裏總是唱着那：

「糖瓜祭灶，姑娘要花，小子（註：男孩也）要炮（註：爆竹也），沒臉的老頭子要一個破毡帽。」這個樂其天真的表現是何等的歡天而喜地呀！到了二十年前，民國元二年，情形便不同了。有位老先生擬了一副「春聯」是：

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陰陽合歷，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

這種陽奉陰違，敷衍了事的中國國氣可謂十足。到了去年，國府一定要推行陽歷，有一位老刀筆先生在「陽歷年」擬了一副「春聯」是：

「相應函達辭舊歲。等因奉此過新年。」

並且還有橫額是「遵照辦理」，方福「字」換了一個「令」字。於是這陽歷年便進到例行公事之列，而陰歷年退到「秘密工作」的團體中去了。

今年呢？那一切種種，不關痛癢，或不關吃飯的陽陰歷年問題都談不到了。家家是窮！到處裁員，各地緊縮，找事找不着，無論陽歷陰歷是「無年不關」，「有日皆愁」。北平是「平」而再「平」，已經凹入地中，到「不平」了。北平以外呢？遍地匪！不僅是中國如此，洋人的文明國家也無一不鬧「失業問題」什麼叫失業問題？飯碗問題也。據國際聯盟的調查，全世界失業者現在有一千二百萬人，一個人如若家有五口，便是六千萬人沒有飯吃。第一富豪的美國，也有失業者到四萬人，連家眷在內。便是二千萬人沒有飯吃。英國人口的五分之一失業，也便是每五個英國人裏必有一個沒飯吃的！唉呀！說句洋調話，「一九三〇這窮年！」到今年，老先生作「春聯」的本領已是技窮，老太婆倒想起來了一段老古董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韓退之先生，在除夕之日，曾作過一篇「送窮文」，正好抄來一用，老

太婆僅把年月改改以從國廢正朔，文曰：

『大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糒，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掛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糒，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

但有一節，韓退之是爲一人而送窮鬼，老太婆要爲全世界來送窮鬼。

這窮鬼，老太婆送是送了，但走不走誠爲問題。諸位也不必太愁。我再抄一段窮鬼答詞，以解諸位之愁，這也是韓文公的手筆：

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事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

，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子？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唉！話雖如此，氣何能不歎，何能不連歎十聲！

（民國二十年二月十五日）

×

×

×

×

×

■清水煮餃論春節

（一）年節的問題

△家庭裏解決吧！

現在是春節，有人說是舊歷年。事實上，全中國各地有百分之九十九（在家庭中或者可以說是百分之百）在那裏休息，快樂，大吃，大喝，大玩，大賭，滿街滿巷鑼鼓齊鳴，爆竹亂響，名字叫過春節也好。叫過舊年也好，總不逃這個『過』字。至于『過』的應當與否，這倒成了大問題。這問題曾經用過一國最高的政

治力量，都不曾解決。其實，這問題是家庭問題。因為『年』『節』『的』『過』與『不過』，都在家庭裏。旅館裏『過年』的固然不多，『過春節』的也沒有。政治之力，固然大，對於『過年』『過節』，大有無所用其大力之勢，所以這個問題，還是在家庭裏，由我們女太太，小姐，少爺來解決罷！

（二）一頓團圓飯

▲老妯娌的建議

老太婆家裏，對於『過春節』的問題已經討論過。結果先不談，容我說說此事的始末根由。

我們家，和中國一樣，永久合籠不起來——表面上自然是合籠的，事實上另是一回事，這也是難怪的事。因為我家，老妯娌三位，有兩位是鄉下人，老弟兄祇剩下兩位，是前清舉人和進士，一向在政治上混。小兄弟姊妹十幾個，大的出過洋，得了博士，作教授的也有，銀行公司作事的也有，小的還在大學或中學念書

。平日你說他『昏庸！』『糊塗！』他說你『洋氣！』『反叛！』所以一年到頭，總沒有全家聚會過一次——聚會在一齊，便會打嘴仗。

這是舊歷去年三十的事了。老妯娌中有人說：『這家簡直不像樣子了，終年每日，一家人猶如同住公廨，沒有一次歡聚。明天——大年初一——是非吃頓團圓飯不可。以前百忍堂張家，據說五世同居，原因在於一家都能忍。明天，無論如何，我們至少要忍這一天！』

這冠冕堂皇的話，自然沒有人敢駁回。第二天正午便開始吃這一頓團圓飯了。這在我們家是稀有的盛舉。

（三）東西合璧酒菜

▲邵侯梅尙爭辯

吃飯的意見，本難統一，這是平時分食的主要原因。現在融和大多數的意見。菜還是中國的，吃法改用西洋辦法，一個人一份，因為出過洋的人說中國的吃

法太不潔淨。酒用紹興，老兄弟主張如此，他們說：『這是國粹。』六十年老花彫，『是全地球找不出來的。』但是也容納小姊妹的意見，用東洋醬油，西洋白醋，說是清潔而味美，用西法做鱖魚，用柿子醬燉牛肉。最末，老妯娌們堅持，非吃清水煮餃子不可，她們說：『大年初一吃餃子，自祖宗以來即是如此，無論如何，也不能推翻，雖然是國都改了！』結果採兼容并包政策，大家都很满意。

吃飯不能不談話。有約在先，祇許略談風月，不許說政治，怕大年初一鬧家庭革命。老兄弟兩個預備聽戲，一個說：『花面要推郝壽臣做唱都好，而且肯唱重頭戲，肯賣力氣。』一個說：『還是要屬侯喜瑞，人家是科班出身，一板一眼學出來的，武功台步處處合理法，和票友下海以及江河派亂鬧花樣，畫蛇添足的大大不同。好有一比，進士出身的能和捐班候補道同論高下嗎？』當時大少爺接着說：『以目下而論，多望高大，聲播內外的還是要推梅程荀尙四大名旦。』我的小兒子一聽生了氣，說：『中國戲，那是時代錯誤的東西，如何聽得？在西洋

蕭伯納，易卜生的戲廟都嫌太舊，莎氏樂府更不必說了。現在俄國正在那裏提倡無產階級詩歌呢。這新興藝術深刻的很！」老頭子聽着越發的不入味，大罵：「小孩子們懂得什麼！崑弋兩腔遠勝皮簧，但這元曲以後的東西究竟太薄弱，古時黃鐘大呂之音，所謂聖樂作，百獸率舞，那還了得！」我的小兒子不敢作聲，一棹又復沉寂起來。最後還是老妯娌們談打牌和牌九，用「白板」，「綠發」，「天槓」，「地槓」的聲調纔混過這一場去。

（四）年節全廢歟

▲行夏之時歟

小弟兄好打嘴仗，果然，餃子沒曾吃幾個，哥哥和弟弟便大辯論其過年問題了。弟弟說：「過年真不對，封建的餘毒。從歷史唯物論的眼光看來：在以前農業經濟時代，因為農產收穫是以年為單位，所以『年』的觀念便會強烈起來。因為農家一年收穫一次，所以交易付款，借債還錢也都以年作為一個結束期。定期的

集市，定期的廟會，隨着農業的定期性而生。官吏的薪俸也都是按年按季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定會有定期的休息——冬季——與定期的娛樂——舊歷年。到了現在的工商業經濟時代便不同了。一個紡紗廠，無論冬夏，織器總是不停。銀行要債，是看合同到期了沒有，不管什麼年節。官吏薪俸按月支付。工人多是日給勞動者。休息有星期，每個星期六都有跳舞音樂可以娛樂。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是不着什麼年節了。所以不僅是舊歷年不必過，新歷年也可以不必過。」

哥哥的意見不同。他以為舊歷與世界通行的歷不相合。為和世界一致起見，要廢棄舊歷年，一切娛樂都可以移到新歷年，但是不要那們太重視，太繁碎，以至于太神話了。

不幸，這許多話又都被老頭兒們聽見了，一口同音，對他們大加申斥，最後很鄭重的說：『我講給你們聽吧！中國歷是真正的陰陽合歷，在全世界各種歷上沒有比他再好的。若就過年來說，陽曆尤其不適宜。古時候，『周建子』，以陰曆

十一月爲正月：『商建丑』，以陰歷十二月爲正月，和現在的陽歷新年幾乎同時，但是太冷，太早。『夏建寅』，以陰歷的正月爲正月，天氣漸溫，而且過完年之後，二月便是清明，要下地耕種了，所以孔子主張『行夏之時』。中國現在仍然是以農業立國，你們竟說不要陰歷年，有什麼道理？』

大兒子守家規不敢再多說，小兒子過染新氣，還要再辯。老太婆一看大局緊張，交通又要斷絕，乃多方奔走疏通，結果，認爲這個問題，現在訓政時期，民智不開，尙在『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時期，留待將來國民會議中再行解決。

最末，老太婆對諸君聲明：這一年一次的團圓飯無事和平的吃完了。

民國十九年元旦

財神廟論

逛廟前的一場爭辯

『見面發財！見面發財！人旺財旺！人旺財旺！您今年事事如意，想什麼有什麼。』老太婆不能免俗自然也要說幾句流口轍的吉祥話。

舊歷新年頭一回見面，總得說點人人愛聽的。什麼是人人愛聽的呢？沒有比「財」字使人愛聽更多一點兒的了。不分老少，不論男女，不管中外，不問摩登和老土，自主席以至於庶人，沒有一個不喜歡「財」的。「有錢使得鬼推磨」，「財帛可以動人心」。「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財」字可以支配陰陽幽明，上下古今，從三十三天直到十八層地獄，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康南海孫中山馬克思牛克思。這真是宇宙大鐵則，比一切科學定律都要有效。如此說來，老太婆今天就說「財」吧！

談「財」自然不能忘記「財神爺」。過年尤其不可忘記「財神爺」。大年初一接神

，要接財神。大年初二祭神，要祭財神。孔聖人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人越老是越愛財。老太婆自然也不能獨外，所以老太婆近來發財的心特別盛，因此對於財神爺的恭敬也特別厲害。這是老太婆最不摩登的地方，這也是老太婆想摩登而不可能的地方。好在一切都摩登，唯有對於「財」，對於「財神爺」不摩登一丁顛點兒似乎也可以被衆摩登們寬恕原諒，閉閉眼放過去。這樣，老太婆便決計要拜財神爺。

彰儀門外有座五顯財神廟，這是各位都知道的。香火之盛猶不必說了。一切求財的善男信女每逢大年初二必上財神廟拜財神爺，也自然不用細表。老太婆一輩子不覺老，所以一輩子也沒有上過財神廟，今年纔知道自己是老了，眼看着就要進棺材，不可不撈一把「棺材本兒」（註：買棺材之資本也），而且也要爲兒孫留下幾個錢，前想後思，「財」真有用，「財神爺」不可不拜，在大年初一這一天下最後的決心，一定要上財神廟。一個人去沒有伴不好。老太婆便約我的大伯子，隔

壁王二嫂，老摩登，一同前往。我的大伯子最初不肯去，他幌了幌腦袋說道：「什麼叫財神？不見於經傳，不見於祀典。周禮雖有司祿之神，但也不是財神。這財神的出身來歷趕不上竈王，老夫不去拜他」。老太婆對他說：「唉！你又背起書來了。你要知道，這經傳祀典在你們這『文化子』（註：念書的叫化子也）似乎是重視的不得了，到了老百姓的民衆間，力量有限的很，所以我總不肯信那一套。這財神有兩種：一種是文武財神，出於封神演義。一種是五顯財神，出於彭公案。這五顯財神中的三位是江洋大盜，樑上君子，飛簷走壁的大賊頭，是三打劍峰山金眼鵝丘成的徒弟，人稱武氏三雄。那兩位是客旅經商買賣人。大鬧泌香居，便是五位財神大顯神通的熱鬧節目。所以這五顯財神是管『江湖之財』的財神，也就是管『外財』的財神。『外財』是不想得而得的『財』，也是不能得而得的『財』，不想得和不能得的而得到手，人的喜出望外的勁兒有多們大，可想而知了。在英雄落魄，過窮關不去的當口兒，這五位財神的威靈多們有用也就可以想見了。這彰

儀門外的財神正是五顯財神，所以五行八作手藝買賣，車船店脚外場老哥們，以及戲子，妓女，她們姊妹們，無一不到，熱鬧非常。而且，地在鄉間，老莊稼漢兒，紅褲子綠腰的婆娘們，都來點綴一下，別有一種風味。在北海，在公園，在電影場是看蜜斯的地方，在財神廟是看姑娘的地方。紅姑娘，村姑娘，老姑娘，小姑娘，改造的姑娘，（註：學摩登而不成的小姑娘叫作『改造的姑娘』。）這幾年來，摩登勢力一天比一天膨漲，姑娘一天一天的沒落了，但是仍然有這個最後殘留的財神廟可以開個『姑娘大會』，無論如何是不能不去的。

『還有一件大事：這個財神廟可以借元寶。從財神廟能借來元寶還有不發財的道理嗎？這位財神爺不是掛羊頭賣狗肉，說大話使小錢，吹牛不辦事的財神爺，是開支票就兌現的財神爺，所以在民間纔有這樣大的勢力，這也不是偶然的。』

我的大伯子是老小孩，一聽說熱鬧，連說：『要去！要去！』老摩登是情場過

來人，一聽說有姑娘，連說：『要去！要去？』隔壁王二嫂仍然不能脫離『老娘們愛財』的心理，聞着元寶的風兒連說：『要去！要去！』

這樣，似乎是『三人一心』的，也似乎是『同床異夢』的，決定上財神廟。

有人說：『老太婆這一行拜財神的人各有一掛肺腸，各懷一種心思，未來太不虔誠了吧！』老太婆回答說：『這年頭，一切事情都是這樣。老年人有云：「一嘴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如今是摩登了滿嘴的主義，滿嘴的救國，其實根子裏仍然爲的是姑娘和大元寶！各有一掛肺腸，各有一副面孔是中國不能定於一的根本原因。自『肺腸的統一』（註：摩登們說是思想的統一）到『面孔的統一』（註：摩登們說是組織的統一），天下便可以太平了。但是這統一要從財神爺作起（註：摩登說是經濟的基礎），不過現在仍不是時候。驚蟄以後，萬物萌動，或者可有生機。』

至於到了上財神廟的一路實際情形如何，咱們是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

■ 財神爺示威

老太婆借元寶

話說老太婆，在舊歷正月初二清早，梳洗已畢，吃了半碗「元寶湯」（註：北平人初二必吃餛飩，叫作元寶湯，和財神爺是一個系統），叫上大伯子，老摩登，王二嫂，四個人同坐一輛汽車，鳴的一聲響，車夫開足馬力，直向彰儀門而去。我們要往什麼地方？前次已經交代清楚，是上財神廟，拜財神爺，求財問喜。

那時候雖然纔九點左右，不必說抽鴉片煙的，就是摩登們恐怕也還不曾起床，但是，財神廟回香的人已經是成羣成伙，一個接一個，一雙接一雙了。我的大伯子，眼力不十分好，便問道：「這是些什麼？花花綠綠的，吵吵鬧鬧的。」老

太婆說：「這是財神爺大示威，日本人把中國學生大示威叫作『支那學生大陳列』。說到陳列，真是要算這位財神爺的陳列爲最大。現在學生們是不陳列了，但是財神爺仍然要陳列陳列！一切的一切都離開了民衆，方纔有日本的這樣欺侮，但是財神爺仍然有這樣廣大的民衆！沒有人寫『擁護財神爺』的青灰廣告，彷彿『擁護甚麼大會』的一樣，但是財神爺也沒有被人打倒！」

我的大伯子再問：「這財神爺的示威團有口號嗎？」老太婆說：「有！簡單的很！虔誠二字而已。」我的大伯子又問：「有標語嗎？」老太婆說：「有；標語都在他們頭上呢！一張紅紙，剪成魚形，上邊寫着一富貴有餘」。一朵絨花，編成福字，上邊寫着『帶福還家』。這就是他們的標語。不必經過審核，一致的很！規律的很！」我的大伯子又問：「他們有主義嗎？」老太婆連說：「有！有！他們有很好的主義。」『什麼主義？』「發財主義！」我的大伯子笑道：「發財也成主義！」老太婆說：「你不要笑。唯有發財主義纔能有『真實信徒』纔能有『忠實同志』」

纔能有『精誠團結』。你看他們萬衆一心，都是爲財。」

汽車到底是快，說話之間，到了彰儀門。車夫說：城外土路難行，不如騎驢。王二嫂最初不肯，後來一看幾個鄉下姑娘騎的有勁，幾位摩登女學生騎的更有勁也想試一試，嘗嘗新味。於是我們男女四人，人各一驢，搬鞍認鐙，坐在驢背之上。騎上以後，老太婆一看，人更多了，人車馬驢雜成一團，真是：一輛跟一輛，前驢後驢，摩肩並接踵，右撞左又擠，好一番熱鬧光景也。老太婆老當益壯，人老坐騎不老，一鞭之下，匹驢當先。達！達！達！不到一刻的工夫，遠遠望見一大人叢，小販叫賣，聲音嘈雜。不是旁處，正是五顯財神廟！

一行四衆下了坐騎，順着人羣直入廟門。進門之後，祇見香烟燎繞，火光熊熊，照得全院都是紅的。院庭正中三座大鐵香爐，高有一丈，裏面全是香火滿滿的。這仍是不够用。鐵爐後而又有一個大灰池子，寬有五尺，長有丈二，裏面也是滿滿的香火。燒完了殘燼的香灰由三爐一池裏溢流出來，如瀉白麪一般，香火之

盛可以想見了。北而是大殿，南而是戲台，我們四位就站在戲台上看燒香的人，祇看殿裏殿外，殿上殿下，殿門殿階，都跪着善男信女，沒有一隙空地。不但此也，還有許多，上不得殿階，便在庭院之中，舉香叩拜，因而庭院也跪的滿滿，沒有地方可以下脚，交通爲之斷絕。老太婆「呀」了一聲：「財神爺的魔力！所謂中國廣大民衆的信心所在！」

下了戲台，細看一看：東邊是魯班殿，西邊是真武殿，這倒也合於農工的需要。再向後轉，正中是三大士，三娘娘，三關，以及釋迦的混合殿，西邊是王奶奶殿。老太婆和王奶奶，自去年四月妙峰山一別，有半年未能相逢，今天可謂他鄉遇故知，遂深深施上一禮。

出了西殿奔東殿。一看東殿，唉呀呀！殿窗以外，人山人海，每人都伸着手，口裏喊：「借我兩個！」「借我四個！」元寶！元寶！」猛抬頭，殿額上太書「庫神殿」三個大字。老太婆明白了。這是財神爺的庫藏司。這便是借元寶的地方。王

二嫂一聽借元寶，立刻一跳，跳上殿階，高伸兩手。大伯子也不肯落伍，緊緊的追隨。老摩登也彷彿打了嗎啡，特別興奮，老太婆自然也不能不加油。四人一心，不爲別的，都爲借大元寶。要知道元寶究竟借到手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廿一年二月十四日

財神爺救國

話說老太婆在財神廟，爲要借元寶，一個飛腿跑上庫神殿的台階，伸手就要接。那裏能接到手？人是一層壓一層，一層擠一層，一層密似一層，每個人嘴裏都是：『借元寶！借元寶！』三四個黑臉大漢，似乎是土混混，站在殿裏大木頭箱子上，一手接現錢票，一手交紙元寶，口裏說：『六十枚借兩個。三十大枚借兩個！三毛錢借四個。』唉呀！六十枚買兩個紙元寶，真是一本萬利。有人說：這不是價錢，這是手續費，猶之乎財政部長應得的回扣。元寶借去是另還的，明年

來還，要還兩個。老太婆一聽，心想好厲害的閻王債！如若用銀行公式一寫：

本金——紙元寶兩個

期限——一年

利率——百分之一百

回扣——百分之一千

諸位看看！這比『加一·八當十』的土豪劣紳高利貸怎麼樣呢？無怪乎人人都爭財政部，掌財是有好處的。但是，借的人並沒有半句的怨言，并且爭先恐後，怕借不到手。人的發財心盛！真是可笑又可憐了！老太婆亦人也，亦發財心盛之人也，借元寶何敢後於人？於是向前：擠呀！擠呀！王二嫂更是：擠呀！擠呀！王二嫂年輕，不大工夫便能接近殿窗。老太婆，老摩登，大伯子，緊跟着也接近殿窗，擠進來之後，一看前後左右都是人，後來的仍然是擠，左右互擁，借到手的人要奪路而出，老太婆四面受敵。擠的氣也喘不出來，早晨吃的元寶湯，在肚子

裏大有住不安寧的形勢，就要吐出來這種罪就不必說了。但是爲元寶，爲發財，死而無怨，而況於受罪乎！

年輕女人到處佔便宜。『擦胭脂抹粉一大碗』，粥廠如是，財廠如是，借元寶亦復如是。那位黑臉大漢對於王二嫂特別表示好感，或者也許是尊重女權，提高婦女地位，遠遠的越過三四個腦袋，交給她四個大元寶——兩黃而兩白。王二嫂回手交給他六十枚銅元票，笑嘻嘻的回身就走。老太婆接着喊：『還有我呢！借四個！』那大漢看了看老太婆，雖然不必表示好感，更不必管什麼女權和婦女地位，但是而子上似乎不能『立竿見影』，馬上換一副面孔，而且換也來不及。老太婆借着中國人講面子的光，并且得天時之利，也得了兩個元寶——六十枚銅元法價所應得的兩個元寶。借到手之後，轉身殺出重圍，已經是汗流滿身，濕透小棉襖了！

借完元寶之後，我們四位官事已畢，出了廟門，找了一個茶攤，坐在條凳之

上，喝兩杯混茶，吃了十個大枚的煮大蠶豆，十個大枚的煮花生仁，抬頭看往來的香客，如同馬蟻盤窩一般。我的大伯子歎了一口氣說道：『唉！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你們看！世上人爲名利二字熱心如此。人慾勝天理，上下交爭利，國不亡其可得乎？其可得乎？』老摩登說：『這也難怪他們。你們看！這香客十個有八九是布袍階級，顏色雖然有藍，有黑，有灰，有紅，有綠。他們的職業，不是買賣商人，就是手藝工人，再就是田莊老農夫。現在都市農村一齊破產，無以爲活，他們一天一天的度過窮苦歲月，他們無法，他們祇有一柱香三個頭，求財神爺把他們的生活改善一點。他們也太可憐了！不過財神爺不久就要回籍掃墓去了！你不要罵他，祇怕他走了之後，你對付不了！』

老太婆不太以他們的話爲然。老太婆對他們說：『財神爺是不會倒的。中國的出路仍然在財神爺上。將來的真龍天子，不管是那一位，仍然不能離開財神爺。不能解決財政問題的就不能解決國事問題。不能解決生活問題的就不能解決民

事問題。救國之道難多。總其大成者財神爺乎？財神其聖乎！」

王二嫂兩手玩弄紙元寶，口裏說：「對！對！財神爺是不會倒的。財神爺是能救國的。老太太！您看！我的元寶比您的元寶成色好，我的是官爐，您的是民爐。哈哈！哈哈！哈哈！」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 × × × × × ×

雞年——這門爭年

老太婆願作鷄人

以前說，一年容易又新春。現在似乎應當說，一年艱難又新春。容易也能，艱難也能。無論怎樣也是新春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無可奈何之中，彷彿也不應當辜負了良辰美景。強作笑顏，至少也要苦笑一笑。在這一九三三年元旦頭一天

，老太婆自然也不能不點綴點綴。

忽然間一九三三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申猴，酉雞；今年乃是雞年。有人說，這是陽曆年，和那子鼠丑牛的中國老玩藝兒並不相干。那老玩藝兒應當戴在陰曆年的頭上。上句說一九三三，下句說申猴酉雞，好像摩登少年，頭戴一頂白毡帽，豈不笑死人也！老太婆說：你不要笑。咱們中國現在就是這樣，那些摩登們也不過是表面上的摩登，肚子裏仍然是封建老陳糞。你不要聽他嘴裏：『摩登！摩登！』其實，他家裏的產業仍然不過兩把唐朝的夜壺及其附屬的三包尿礮而已。中國這些年所用所爲的也無非是塗墻，刷色，勾臉，改裝，換湯的工作，結果仍然是摩登年少頭戴白毡帽。你說我不摩登，我說你不摩登，你給我一頂帽子，我給你加一頂帽子，如若照鏡子一看，都可以大笑一場。因此，老太婆以爲，在陽曆，一九三三，滿可以講申猴酉雞。

在雞年談雞年，老太婆爲你們說說雞吧！姑娘，太太，孩兒姊妹們！你們知

道雞是什麼嗎？有人說，雞是老太婆，所謂『年高有德的雞』。雞的一身雞皮和老太婆的皮一模一樣，尤爲鐵證，也有人說，雞是咱們中國。雞乃人間一口菜，咱們中國也是帝國主義者的一口菜。雞雖生了兩隻翅膀而不能高飛，咱們中國也是撲碌！撲碌！永久撲碌不起來。今年雞年到了，老太婆和中國的本命年了。

老太婆一聽這話，倒也言之成理。不過，老太婆眼裏的雞，又和各位不同。

姑娘，太太，孩兒姊妹們！你們知道嗎？雞雖然小，雞可是能鬥啊！天底下活東西多啦，但是能鬥的並不多。據老太婆所知道的，蟋蟀是能鬥的，但是他們的戰鬥力遠不如雞。雞來之後一嘴一個，他們就不鬥了。以外能鬥的就是鶉。鶉是雞的外甥，她的鬥是從雞姥姥家學來的。天下第一能鬥的要算雞。德勝門內有一個鬥雞坑，便是當年雄雞的戰場。老太婆以爲那英雄的雄字一定是由雄雞的雄字而來。唯有雄雞的雄方纔當得起英雄的雄。你來看！那雄雞，一見外侮之來

，絕對不懦。他把火眼金睛一睜，項毛直立，怒髮沖冠，兩個翅膀一張一張的大示其威，使敵人看看，我們絕對不怕，你們要進攻，我們也絕對不是毫無準備。如若敵人得寸進尺，攻擊不已，那雄雞一丁顛點兒也不用其客氣，把他的鐵嘴一舉，鐵爪一抬，跳起來一咬，一刺，一刺，一咬，咬的皮開毛落，刺的頭破血流，也絕對不肯退縮。勇哉雞乎！大哉雞哉！可歎身高五尺，肚大腰圓，腦滿腸肥的人類，竟自不如半尺的雞！雞死，還要鬥一陣，人死，連掙扎也沒有。哀哉人也！痛哉人也！

青年！今年是雞年了！我們要學雞的鬥。雞年是鬥爭之年。今年恐怕也是非鬥爭不可的。

姑娘，太太，孩兒姊妹們！你們知道嗎？雞是最勤不過的。東方將發曉，太陽尚在被窩裏，那雞他就起來了。雞起來之後，還要呼喚旁人也要起來，他一聲接一聲，直着脖子喊，彷彿是說：『大明了！起來吧！』雞絕對不是窩敗分子，絕

對不是落伍分子。雞是一團朝氣的。

說到這裏，老太婆又想一位前人來了。在民國二三年的時候，北京城有位革新的志士名喚李六更。他每天清早，手拿更夫所用梆子一個，沿街敲打，口裏叫着說：『大家醒來！大家醒來！天明五更了！』在周朝有一種官叫作『雞人』，他的職掌是在祭祀那一天清晨呼警百官，使他們早起。王維詩上有『絳幘雞人報曉籌』一句，蓋指此也。現在國民政府也應當設一個雞人院院長，以呼喚其他五院人員不要摟姨太太，吃大煙了，快起來吧！

老太婆不願作官，但願作李六更，以喚起一般青年。青年！今年雞年了！天將亮了！光明就在目前！光明就在鬥爭的目前！雞鳴了！起來吧！起來走上鬥爭的長途！

（民國廿二年一月一日）

「過」老太婆年」

「大年初一；頭一天。過了初二，就是初三。正月十五，半個月；二月三十，六十天。」『過了一天又一天，混了一年又一年。腰中常跨酒囊飯袋，祇求快來大塊洋錢！』這是我們貴國之人的生觀。恩格斯說：「人是創造歷史的動物。」其實人可有什麼歷史可以創造呢？終朝每日，每日終朝，自大年初一到臘月三十，都不過是：吃，喝，拉，撒，睡，五件事。年年如是，月月如是，天天如是。這五件事也彷彿孔子之道，一以貫之。一者何？大洋錢也。人亦大洋錢而已矣，何必同？如此說來，人類的歷史也不過是：洋錢，吃，喝，拉，撒，睡。洋錢，吃，喝，拉，撒，睡，洋錢……有什麼值得可以創造的呢？洋人不通。馬克思不通，牛克思亦不通。純粹國貨，華人的老太婆，自然難逃例外，按照物理法則，隨著地球的公轉，自轉，以消磨歲月。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似明白又

似不明白，似清楚又似不清楚。有時候彷彿明白了，過一剎那，不知道怎麼又不明白了。有時候彷彿清楚了，過一剎那，不知道怎麼又不清楚了。就這樣，老太婆過了五十多年。其實這「年」還是人家告訴我的，憑老咱，我自己，也還不知道什麼叫「年」！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半幽半明，半人半鬼的狀態之中，猛然間，自東北塞外之地，古雞林國附近，響了一聲大砲，把沉睡五十年的老太婆也震醒了。揉揉眼睛，打了幾個呵欠。因為睡的太久，眼睛揉了一年有零，方纔略有揉開的模樣。老太婆的呵欠也不容易打，打一個至少要三四個月，定定神，吸口新空氣，耳邊廂忽然聽見人說：「新年了！今年是中華民國二十二年，西曆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壬申之後癸酉，乃是雞年。雞年者老太婆年也。人說：『老太婆雞皮鶴髮』，俗話就是『雞毛乾疤老太太』。今年可以算是『老太婆年』！一點兒也不差。」老太婆一聞此言，耳朵一立，眉毛一揚，心花怒發，樂不可言，心說：「我的年月到了，這可要走運了。」正在得意忘形之際，忽然從國聯方面颯

來一陣冷空氣，老太婆抬頭一看，全國上下，每人都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凍得上牙打下牙，達！達！亂響。老太婆哈哈大笑說：『這可都成同志了！』老太婆又仔細一觀察，祇見無千帶萬的死守飯鍋老同志，都直了眼，因為九一八接一二八，個個都是有鍋無米，有碗無飯。爲爭空鍋，爭空碗，也曾打的狗血淋頭，但細一想起，這空空如也的鍋和碗，又有什麼大用處呢？真應了曹操在漢中說的話：『雞肋！雞肋！食之無肉，棄之有味！』現在大家所抱着，捧着，把着，死不放手，的飯鍋和飯碗，最大，最大，最大的限度，也不過是一塊雞肋而已！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落了一個盜跖之名，而又不能得到實利。即或得雞頭一樣的小利，日本一來，也是全完，全完，一丁顛點兒也不能存留。因此，有一部飯鍋同志和飯碗同志，有了覺悟，他們扔了死把多年的飯鍋和飯碗，最低·最低·最低限度也不流連飯鍋和飯碗了。他們宣言，不再與雞鶩爭食，他們要昂昂若千里之駒，任重致遠，救國救民。他們宣言，自此以後，雞鳴而起，孳孳爲義。他們要枕戈待旦

，雞鳴舞起，不再作那雞鳴狗盜之雄。老太婆點了點頭，說聲：『到底是我的年月好。』青年們！你們滿身的雞皮去了沒有？自今年以後，也就是自走進「老太婆年」以後，你們不要再混了。混過雞年，就是狗年和豬年。去年猴年，我們已經被大鷹，大米，國聯……些小子們，耍了整一年的猴戲，雖然生氣，還沒有太大的妨礙。到明年，後年，要是再當狗，當豬，那尙有何面目生於世界上？雞叫了！天明了？青年們！我親愛的青年們！作人也在你！不作人也在你。作人也在今年！不作人也在今年！青年們！自取之可也。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

×

×

×

×

×

元旦教子

這僅僅是八個鐘頭以前的事。老太婆因為關係重大，特用百萬火急限即刻到

的快電，週行天下。

在八個鐘頭以前，大家都知道正是元旦子正，吉日吉時，老太婆全家沐浴更衣，男的穿上馬褂，女的帶上紅花，一齊來到上房。我的大伯子手捧一爐香，高舉過頭頂，嘴裏不斷的祝念：『先迎灶王，一家之主。再接財神，多下洋錢。但願日本不來，我的飯盆常在，薪水不欠！永過太平年！太平年！』這時候全家大小連一個出大氣的也沒有，鴉雀無聲，一切都是沉靜肅穆的，彷彿是地球都停止了她的自轉與公轉，動的宇宙竟全般的停止了工作。各個人的腦子裏一個圈，一個圈，又一個圈，每個圈都有\$爲記，都是站人，鷹洋，袁頭，番佛——沒有票子；票子怕亡國之後沒人肯要。

這照例的事不用多說，家家都是一理。迎神完了之後，底下就是家宴，這便是所謂『大年初一的養饅餚』（註：養饅餚者包餃子也）沒有人見着不樂的。大家公推老太婆上座。諸君不要看不起老太婆，對外雖然是『武大郎賣赤包——人乏

貨也薦。〔註〕赤包是一種蔓生植物的果實，形如小瓜，紅色，長半寸有餘，軟而薦，不能吃，也不能用，人常拿他玩弄於手掌之中，和武大郎的人性大概差不多。但是，在我們家裏，關上門作皇帝，我的份兒還是不小！迎神典禮，因為媽媽大全上，曾說過：『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所以讓我大伯子那裝門面吃冷飯的鬍子，虛應一回故事，故事已畢，以後就要看老太婆的了。

煮饅頭上來之後，還沒有拿筷子，開年第一頓飯，張嘴之先，不可自吃，要拜個年兒。老太婆對我們大伯子和嫂子，自然一說就有了。底下緊接着我的大兒子站起來了，說道：『母親！孩兒與你老人家拜個年，我跪了！』老太婆連說：『兒呀！想你終身辛苦，爲家，爲業，爲兒，爲女，爲老娘的吃喝穿帶，東奔西走，使心用計，拚命鬥爭，以抓那大洋錢，也就難爲你了！而且，這年頭兒已經摩登。老娘年邁，不被兒婦打倒，總算尙有天理，此年不拜也罷！』

不枉老太婆教子有方。我的兒子真算不錯，接着就說：『娘啊！母親！你老

人家何出此言？年頭雖然摩登，但母子之情根於天性。你老人家偌大年紀，我們作兒女的拜一年少一年。無限的熱情都在深深一拜中，娘啊！你老人家坐下罷！你老人家坐的穩一點，我們作兒女的心也或者安一點。這不是應酬，不過是求我們作兒女心之所安就是了！」

我兒子這一盃大米湯，灌的老身如同駕了雲一樣，不知道身子要往何處而去。這年頭，兒子恭維老娘，當然是受寵若驚，光榮的不得了。老太婆因此感情興奮，精神振作，面對神明，一時良心出現，便對我那兒子說了一篇正話。老太婆開言道：

「兒啊！親莫親於母子。母親是不會騙兒女的。當這元旦頭一天，爲娘有幾句言語要教導於你。兒啊！你要切記纔好。」

「你一年到頭，終朝每日，忙忙碌碌，所爲何來？無非大洋錢而已！國家，社會，新民，作人，一切一切都談不到。好說是混，其實是自私自利。在自私自

利的道路上，良心隨便活用，有時候自然也難保不損人。人家罵你，但是我却知道你的苦衷。你不過是爲家，爲業，爲吃，爲喝。社本環境自然會逼得你如此。但是從今以後，你要明白，大家如若仍然祇顧自己，祇顧家業，祇顧全銀財貨，祇顧妻兒老小，國破家亡就在眼前。那時候，有洋錢也是被人一搶而光，還有什麼用處？並且，生在亂世，沒錢便沒有禍。多少人都死於洋錢之下，至於這些家人們，你不要惦念他們。事到臨頭，都會自謀生路，絕對沒有坐以待斃的。卽或凍餓傷害而亡，生在亂世，也是分所當然。中國現在已經到了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時候。生死存亡，成敗盛衰，都要在奮鬥裏求之，都要在熱血裏求之。瞻前顧後，慮己戀家，結果前頭完了，後頭也完了，自己沒有了，家也沒有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身子落井，耳朵還要掛的住嗎？

「兒啊！你要聽爲娘的話。從今以後，不要將一身本領完全斷送於大洋錢之中，斷送於兒女家庭之中。俗言有話，爹媽打罵終何用？成人還要自成人！兒啊

！自今以後，成人也在你，不成人也在你！』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x

x

x

x

x

替財神爺宣傳

牠是金錢主義總理

發財從用嘴吮膿來

在這似戰似不戰，前方鬥油兒，後方弄把戲的今天，使我們追想那英勇的第十九路軍士兵。他們用鮮血造成了反帝國主義發動的光榮一頁，他們用鮮血證實了那些洋鬼們沒有什麼太可怕的，沒有什麼不能用槍桿子打的。他們用鮮血告訴了那些乾瞪眼的懦夫：國家，地方，以及個人的前途和出路都在奮鬥抵抗，戰爭裏求得之。

古來就說，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華北一帶殺豬賣狗肉的都有威名。那東北黑山白水之間更遍地都是豪強健兒。現在呢？一切都搬在面前，全世界都高高的看着你們呢！我們能兌現嗎？什麼時候兌現呢？盼望你們在事實上好好的回答。不要讓人家說：「北方無人了！」但是，話又說回來了，這人可又在那裏呢？

×

×

×

×

×

昨天是一二八。老太婆自然是要舉行一回典禮。典禮已過，依舊是說過年。話說兩天之前，正是大年初二。一提到大年初二，大家都知道是祭財神的日子。提到財神，老太婆想起一樁舊事——老太婆有筆債還沒有還呢！去年正月初二，老太婆財神廟拈香，向財神爺借來金銀元寶一對，到如今仍然懸掛在繡房之內。當時說過，財神爺的規矩，今年借一對，明年要加倍還兩雙，雖然近於閻王賬，高利貸，剝削的厲害，但是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又有什麼法子呢？去年老太婆一時貪心不死借了一對，一年裏，雖沒發財，尚能飽暖，「紅鸞禧」上有話：「饑

寒飽暖勝似作官。』到今年不還，倘或財神爺怪下罪來，那便如何是好？這財神爺的債不亞於戰債，是要牽動世界大局的。但是，老太婆今年，爲國，爲民，爲身，爲家，終日焚心如火燒，實在沒有興趣再逛財神廟。因此，在家裏請了一股高香，向東南方五顯財神廟，三拜三叩首，並且宣誓，代財神爺宣傳主義一天，以爲答報。什麼主義呢？金錢主義也。財神爺是金錢主義的總理。這總理採用委員制，所以是五座，並且是軍民分治，現役軍人不兼主席，所以有文武財神的不同。

金錢第一章是金錢探原。老爺太太們！你們知道錢是什麼時候纔有的呀？據說，中國有錢已經五千年了。黃帝始作貨幣，乃是金錢主義的鼻祖。太公作九府圓法，造一斤重的錢。周景王時候開始鑄大錢。這是金錢主義的兩大實行家。不過，錢真正流行有用，仍然在秦漢以後，離現在不過二千年左右。秦朝作半兩錢，漢朝作三銖，四銖，五銖，八銖，半兩等錢。錢的樣子就多了。而且，世界上第

一個財閥也出在漢朝，就是漢文帝時候的鄧通。鄧通就是那封建戀愛學五大原則，所謂潘，驢，鄧，小，閒的鄧。戀愛必須有錢，戀愛爲金錢之所支配，王婆子早已經發明了，並且能實用之於西門大官人身上。漢文帝寵愛鄧通，有人給鄧老爺相面，說他必然凍餓而亡，漢文帝說：「那怕什麼？孤王能使你成一個大財閥」。於是把四川的銅山給了鄧通。鄧通便自鑄起鄧氏錢，流通天下，就如同吉林官帖一樣，您是隨便來發，發出去就是錢！這可以算是最古的官僚資本主義。

你們知道這官僚資本主義是怎樣得來的？乃是吮來的。漢文帝生了一個大疙疸，膿血在內，十分的痛，鄧老爺用他的尊口給漢文帝吮疙疸的膿血，因此漢文帝很喜歡說道：「我兒子都不如鄧通！」于是鄧通就發財了，就成爲財閥了，就成爲資本家了。誰想發財？誰就用嘴吮人家的膿血來！

這是財神爺金錢主義史的發展之一，老太婆謹代爲宣傳，不受宣傳費。還有幾條，下次再宣傳。

（民國廿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天下爲錢

「發財尙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

（替財神爺宣傳之二）

老太婆在這「見面生財」，「對我生財」，「日進斗金」，「黃金萬兩」的新年裏，替財神爺宣傳金錢主義，財神爺喜歡，看報的人也喜歡，真乃是一舉雙得，兩全其美的好事，老太婆何樂而不爲也。於是乎老太婆再宣傳一回金錢主義。發財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不可過於懶惰，以副財神爺天下爲錢之至意。

前次老太婆宣傳道：錢的功用到秦漢而大盛。秦漢以前雖然已經有錢，大半還是朝賀，擺樣子的東西，因爲那時候，商業不發達，作買賣的人仍然不多。人民耕種一年，收穫之後大部份都自己吃了，可以交換的很少。人民賦稅是納糧或

納布，用不着錢。皇上給他的臣下俸祿也是土地或糧米，用不着錢。孔夫子以後，作買賣的人就多了。他老人家的徒弟，子貢就好作生意。因此，錢也就有了。到王莽的時候把錢分爲六大類，二十八品，錢的樣數多了，錢也就更有用了。

票子是宋朝時代有的。最早的票子行使在四川。因爲四川崇山峻嶺，道路十分難走，錢又太沉重，拿着實在太不方便，因此便生出票子來了。這票子名爲「交子」，三年一收回，另發新的。宋朝末年又有「會子」和「關子」，性質都差不多。

票子真正流行的普遍是在元明兩朝，因爲元朝的商業十分發達，用錢很多，現貨不夠，票子就應時而盛了。元明的票子都叫「鈔」。現在管洋錢票叫鈔票，這鈔字就是由元朝來的。

有人說：老太婆說了那些古錢，和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們所要就是那大洋錢。大洋錢是銀子作的。銀是好寶貝，好物件，他能救你的飢，救你的寒，救你的貧困，成就你的情，成就你的愛，成就你的婚姻。如此說來，這銀子，現大

洋，真好哇！但是，咱們中國並不出產銀子。中國的銀子是由墨西哥，經過南洋，簡接流進來的，所以最早的洋錢是墨洋。

銀這個字最早見於爾雅，「白金謂之銀」。到漢武帝時候，收銀鑄造白金，這銀子就成爲貨幣了。王莽作朱提銀，一個重八兩，大元寶露了苗頭。三國時候，東吳孫皓從地下挖出一塊銀礦來，長有一尺，寬有三分，大概是銀的結晶，他喜歡的不得了，大赦天下，並且改元天冊。這可以說第一次開銀礦。但是，正式開採是在北魏宣武帝時候，地點在陝西，不過數目都有限的很。

中國的銀礦都在雲南四川邊境上。諸葛亮七擒孟獲有銀坑洞主，大概那地方出銀礦。元朝得了雲南，世祖在雲南設立場官挖起來，中國的銀子漸漸就多了。明朝接着還是挖，並且在浙江福建也挖，挖出來的都是白花花。不過，數目仍然是不太大，每年不過一兩萬多兩。

現在世界上看不起銀子，都用起金子來了。你看！標金行市一天比一天漲，

大條一直向下落。說起金子來，老天爺太不公平。老天爺在地球上分配金子並不像分配空氣和太陽光那樣公平，到處都是一樣的，金子是有幾個地方很多，其餘的簡直一丁顛點兒也沒有。世界上的金子都在南非洲。南非洲每年挖出來的金子佔全世界一半以上。其次是美國和加拿大各佔全世界的十分之一以上，再其次是俄國，佔百分之五，咱們中國僅佔千分之五。

有人說：怨不得中國這們窮呢！既不出銀子，又不出金子。其實不然。窮不窮並不在出不出金銀。南非洲的黑人，天天守着黃金寶庫，但是他們仍然是窮的連條盤褲子都沒有！國家要想富，唯有努力生產。孔夫子說：「生之者衆……則財恒足矣」。個人要想富唯有努力工作，那洋錢雖然不是你家的，不用你叫，他不曾生腿，自己就會跑來的。如若你一天到晚，身不動，膀不搖，游手好閒，好吃懶作，你家裏洋錢成山，也會一個一個滾流出去的。

不努力，不工作，還要求發財，唯有口吮他人的膿血。朋友！抬頭觀看，這

中國之內，一個一個的闊人兒，大模大樣的闊人兒，都是吮人臍血的！他回家還美呢！美你媽的什麼？財神爺都要氣炸肺了。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日）

×

×

×

×

×



過 病 年

老太婆請醫

一冬沒有大雪，天氣不尋常的那們暖和，到了臘月梢兒上，忽然間一冷——就冷到零下十來度，於是乎這「年」就病了，於是乎中國四萬萬人在狂風怒號，寒氣刺骨之下，不樂強樂的過這「病年」了！病年是個「嗝年」，僵尸一般，直挺挺的臥在那裏，任憑人怎樣的踩他，怎樣罵他，怎樣的欺侮他，他一聲也不響，一語也不發，連個屁也不曾有。往日裏，雖然他沒出息，但是屁是常放的。麻雷

子，二踢脚，飛天十響，砲打連城。從臘月二十三灶王爺上天的那一夜，直到初一迎神，初二祭財神，初六開市大吉，十五大鬧花燈，一聲接一聲，就像機關槍似的，密密重重，重重密密。但是，今年呢？他病了。他病的連屁也不能放了。老太婆還記得，在二十年前，他曾病過一回，也是變啞了。現在他又病了。他這回的病雖然也是二十年前的老陳病，但是二十年的折磨，二十年的盤腸大戰，使他這病越發的沉重了。

「年」病了。老太婆也病了。老太婆自從年前二十七就病，一連病了十幾天，直到現在還是在掙扎之中呢！最初以為這不過一點兒外感就是了，二十年來，年年如此，雖然每感一次必丟掉一塊肉，但是老太婆平日講唯吃主義，賺了一身肥肉，丟掉幾塊也不算什麼。而且，肉已經掉下去了，肥也不必管他。誰想這一回病可真來的邪。病魔週遊全身，從脚步鴨子直到腦袋瓜子都是痛的。老太婆明白了。老太婆老了！全身血脈不十分流通，內臟脾胃時常不和，腳腿欠靈活，四

肢也無力了，一個個的細胞都由衰老而腐敗，神經中樞早已痺癱，終日昏昏，不知是醒是睡。

「唉呀！」老太婆忽然一陣清醒，自己想道：「俗言有話，老怕傷寒，少怕癆，如若我由外感轉傷寒，因此一命嗚呼，那可不好。」老太婆這一怕不要緊，病越發的加重。腦袋像汽車輪子似的，轉哪！轉那！轉起來沒完。全身作起燒來，燒到一百度以上，面紅耳赤，口乾舌燥，胸口結滯，大叫三聲也不能解一肚皮的悶氣。老太婆無法，祇好請來一位醫生。

這位醫生是一位儒醫，他會用聖人之道來治病。他進了病房，行過望，問，切，四大手續之後，開言道：「老太太！您的病是時令病。您這病也是個國病。現在是全國都害這病，您自然也不能不害這病。您這病好了，國家的病也就好了。會治您這病就會治國家的病。不過，您的病請我治，國家的病不請我來治，我是乾看着，沒法子下藥。」

「您這病自然是由外感而來——外感太重了！一冬的不正之氣，侵入將衰老的身體，如何受的了？不過，受外感必定內裏有火。浮火上升，邪風自入，大門如果關的緊緊的，野狗是進不來的，家裏太太謹守閨門，海和尚敲破了木魚兒也沒有用！」

「以現在看來，您的氣很足，心很熱，話也很兇，但這乃是一時作燒的結果，不是真正的熱氣。一時似乎很熱鬧，一時又似乎是瘋狂。這股熱氣是靠不住的。燒一退您馬上就感覺到筋疲力盡了！」

老太婆一聽，說聲：「不好！難道說我要死了不成？」那醫生一笑，說道：「老太太！這大年紀還這們想不開。世界上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生之中有死，死之中有生。生即是死，死即是生。您這身體之中，無量數的細胞，一伸手，一伸脚，不知道死去多少，同時，每天也不知道生出多少，以補充他，這就是生命的新舊代謝。新的生於舊的之中，舊的告終於新的之內。物質是不滅的，同

時物質也不能憑空而生。老太太！憑你老人家的精神是永久不會死的。不過，最要緊的是新細胞不要把她嫩芽一個個都踩死了。新的不能生，舊的不能謝，你命便休矣！現在治國病的醫生，我們祇見他們在那裏用刀用槍殺那新生的細胞，同時，那老陳細胞，充滿大腸，當住糞門，拉也拉不出來。

『您這病仍然要降。我給您開方兒，用牛黃清心丸作引，沖着服下去，先把塞在胸口的那些陳東西打了下去，大便一通，以後就有辦法了。』

『最要緊仍然是吃東西。這病最忌亂吃，亂吃準壞，但是您這年紀又不能不吃，不吃則元氣日損，不能復原。不可吃厚味，厚味不容易消化，但是，胃口也不能永久不開，吃究竟是活力之源，是一切的根本。比如現在的青年仍然以充實自己為主。不過，用什麼來充實，揀選上實在太費斟酌。好在你老人家平日講唯吃主義，對於吃，研究有素，請您自己解決吧！』

老太婆服了醫生的藥，身體漸漸的好了。但是吃的問題可真費事了。而且，

到了新年，吃猶爲大，老太婆費了很大的苦心，方纔解決了病新年吃的問題。要知道是怎樣的解決法，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五日)

× × × × ×

吃素過和尙年

過病年之二

大人爲錢。小人爲吃。大人爲錢，便「刮」；刮還不足，便「剝」；剝還不足，便「榨」。刮，剝，榨，仍是不足，便「搶劫」。搶劫祇限於活人，尙不澈底，再進一步便澤及枯骨，恩加祖考，於是乎「偷坟掘墓」者有之，「盜賣古物」者有之，翻屍搗體，偷樑換棟，千方百計，百計千方，堅持到底，誓死不移，比打日本帝國主義還有決心，還有毅力。這也沒有什麼難明白的，錢而已矣。大哉錢乎！打日本

猶可一而或半面，爲錢則由四面，而八面，而面面。這是大人們的天經地義。海可枯，石可爛，滄海可以爲桑田，而主義（註：金錢主義也）絕對忠實，無論如何也是不能變更的。

至於咱們這些小人們則不然。一輩子沒見過太多的錢，敷餘一包銅子就算財主，炕席底下放兩塊大洋，燒到半夜睡不着。因此，愛錢不如愛吃，想錢不如想吃，爲錢不如爲吃。因此，老太婆極忠實的信仰唯吃主義，就如同大人們的信仰金錢主義。

過年是唯吃主義紀念日。過年就是吃年。年前足忙一陣。年後足吃一陣。過年最普通的吃，要算餃子了。無論多們窮的人家，大年初一總也要扒結（註：勉強而求之曰扒結：勉強求闖人也叫扒結闖人。）一頓餃子。北平的餃子叫煮餛飩。北平的羊肉白菜餛飩特別好吃，因爲北平的羊肉肥美，北平附近也是出產好白菜的地方。白菜剝成細末，羊肉切成細丁，外加小磨香油，開鍋一煮，到嘴滑

溜溜而又膩糊糊，真好吃也。北平有兩種好吃的：一個是涮羊肉：一個是羊肉白菜煮餛飩。涮羊肉已經是精誠團結了。以前外鄉人不吃涮羊肉，現在是無論南北，到北平都是一致對付涮羊肉。羊肉白菜煮餛飩現在還是地下的寶藏，不曾被外人發掘出來，以老太婆看來，這羊肉白菜煮餛飩比涮羊肉好的多。

過年取個吉利，一定要吃年糕。年糕者，年年高也。說起年糕北平不如南方。北平的年糕分黃白兩種，棗兒放在浮而上，看着倒還不差，吃着並不太好。年糕還是南方的茶食舖。脂油的，胡桃的，桂花的，樣子既多，佐料也齊全，甜香細軟，到嘴成泥，老太婆這沒牙口的人更是特別喜歡。南方人作甜東西自然是比北方高的多。

北平過年照例，初一定要吃素煮餛飩。這一天吃素可以代表一年，老佛爺必定高興。素煮餛飩用木耳，香菇，白菜，胡蘿蔔等等作餡，另有一番風味。初二一定要吃餛飩。餛飩又叫「元寶湯」，因為餛飩的形狀像元寶。吃過素之後，自然就

要求元寶，乃是分所當然。其實，到現在要改良，應當吃「洋錢湯」。不過，洋錢湯怎樣做法到成爲問題了。

老太婆每達到過年，都實行我的唯吃主義，大吃一陣。不過，今年倒霉，老太婆從年前就病，一直病到年後。醫生千萬叮嚀，告訴我，不可吃油膩。老太婆眼睜睜看着肥雞，胖鴨，五花好肉，吃又不敢，不吃又流口水。「看着餅挨餓」真不好受。就如同守着寶物，焉有不偷之理！可是吃了一丁頭點兒肥肉，夜裏就作起燒來。俗言有話，老小孩！老小孩！老人原來就像小孩，好吃一口子，大家不要笑話老身纔好。

正在爲難之際，老太婆想起來了。在年前廣濟寺現明和顯宗兩位和尚，因爲好看家庭之話，特別請老太婆吃一頓素菜。有人說：『老太婆的民衆是三教九流一律都有。和尚吃十方，老太婆吃十一方，連和尚都要吃在內了。』老太婆不管那些個，今年我倒受過一個和尚年，大吃素菜，雖不當口，也可以將就解饞。老

太婆打電話到功德林要了一棹素菜，擺好之後，定睛一看，燒鴨子，醬汁魚，米粉肉，糖溜排骨，醬肘子，花花綠綠，很是好看。老太婆拿起筷子，足吃一陣，如風捲殘雲一般，吃了一個淨光而又光淨。老太婆十分得意，看着人我就說：「我吃了雞！我又吃了魚，我又吃了肥肉！」其實是裝了一肚子麵筋，豆腐乾，胡蘿卜。

過猪肉舖的門首而大嚼一陣，雖然得不着肉，也可快快意。咱們這些小人們也祇好是如此啣！而且，這說空話，放空氣，乾打雷不下雨的年頭兒，誰人又是如此？那一件事又不是如此呢？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九日

□年菜的「李鴻章」

蘇東坡的菜根

岳武穆的豆腐

（過病年之三）

中國是個吃國。講起吃來再沒有能吃過中國人的了。我們吃洋飯，偶然來那麼一回，似乎覺得新鮮，另是一種口味，如若吃過一星期來，那洋廚子的拿手就淨光淨了。洋人總會做幾樣菜？說到咱們中華老吃國，那一種館子沒有百十個菜？那一種館子沒有幾十個拿手菜？西洋人好吃雞子，但是他們並不會做雞子。有人統計，雞子的菜足在一百樣以上。老山東館做芙蓉這個，芙蓉那個，做的分不出來那個是雞子，那個是肉來，就如同兩個情人愛到極點，妳裏頭有我，我裏頭也有妳，起了化合作用，人工的物理方法，無論如何也分她們不開。西四牌樓同

和居有一個菜叫糟溜芙蓉，純粹是以雞子爲主體的菜，特別好吃。唯吃主義的信徒無妨試一試。

中國菜好吃，不是咱們自己吹牛，洋人他也要怕馬。據說，中國的人股外交家李鴻章，宴請外國洋人，有一位客人發明剩下的那盤雜貨菜特別好吃，他一定要吃，並且以後每吃中國菜必要那盤雜貨菜。那盤雜貨菜，因此也就有了他的大號，就叫「李鴻章」。

年菜中也有一種「李鴻章」，北平叫「豆兒醬」。豆兒醬是把作年菜剩下的肉皮，肥湯等等都放在一齊，外加些胡蘿蔔，豆腐乾，鹹芥菜疙疸，青黃豆兒，煮湯之後，放在冷地方，使他凝成凍子——雜貨凍。這豆兒醬，老太太們管他叫「子孫菜」——大大小小，紅紅綠綠，好像子子孫孫一大家也——過年取吉利，無論如何非有他不可。以老太婆看來，這是一盤中國自造的「李鴻章」。

不用說旁的，就以今年老太婆過年的素菜來說，他的原料無非是些麵筋，豆

腐，山藥，胡蘿蔔等等，可是做出來菜的樣數，比用海味，雞，鴨，魚，豬羊肉等做的葷菜並不少。那假醬肘子也有肥膘，也有瘦肉，也有黑醬汁，吃到嘴裏也有些醬肘子味。南煎丸子做的更好，無論如何眼睛看不出來是假的。吃兩三口，舌頭也還分辨不出來是假的。

可惜，人們總好吃肉，吃的生了半肚皮的濃痰，有朝一日向上一擁，便嗚呼哀哉了！常吃素菜沒有這毛病。鄉下老兒多長壽，因為他們沒有肉可吃。蘇東坡說：『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作。』菜根也是素的。人們不明白這道理，因此北平的素菜館總不發達。天津的綠味齋勉強還開着，北平的六味齋已經關門了。現在僅有一個功德林。如若要吃素菜，有幾個廟可以代辦素席，如同平則門外的倒影廟。好吃素的老太太們大半都有幾個熟廟菴，可以代做素菜。這也是和尚尼姑的一筆生意。

以前人祇注意中國的葷菜，說是盖世無雙，其實中國的素菜也是無雙盖世。

據鄒壽臣唱飛虎夢的牛星說，岳武穆，岳老爺，好吃豆腐。岳老爺因為河山破碎，河北失陷于金人之手，在失地沒有收復以前不肯吃大酒大肉。老太婆盼望那些聽見日本兵來不跑的青年們也多吃點豆腐。豆腐是素菜的主要成分。在這生死關頭，青年人不知道刻苦勤奮，中國是沒有希望的。晉朝被外族壓迫到江南之後，陶侃天天搬磚，為的是學習勤勞，現在的青年至少也要多吃兩頓白菜熬豆腐，為的是練習刻苦。老太婆提倡素菜的意思如此，絕對不是替和尚拉生意。老太婆焉能為和尚拉生意也。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 × × × ×

貴妃醉酒論

王二嫂說坤角

（過病年之四）

老太婆好聽戲，但是，自從程艷秋出國之後，一年多啦，老太婆便不十分常聽戲。面子上說，彷彿是因為國難臨頭，省兩個錢也好，其實是因為能入耳的戲也實在太少。

陰曆年前，大家都知道老太婆病了。吃了幾盃生石膏，鮮地黃，苦藥水之後，心火降一降，陳食拉一拉，立刻大見光明。不過，在家裏悶坐，實在有些不痛快。忽然間，隔壁王二嫂到來，進門說拜年，照例應酬幾句以後，她便約老太婆出去聽戲，並且告訴老太婆今天雪艷琴唱貴妃醉酒，實在太好，老太婆注意女權，擁護女牲，提唱女子職業，應當聽一聽雪艷琴。老太婆笑着對她說：『你聽聽！你這一張櫻桃小嘴，說話小梆子似的，真比老太婆的筆還好使。你捧雪艷琴拉我幫腔就是了，何必又來這們一大套新名詞呢？你可要知道，如今是國難當頭，你不怕炸彈嗎？』

王二嫂把小嘴一撇，她說了：『哼！他們老爺們的事，我們還有什麼不知道的！雷閃大，雨點小，當人一面，背人一面，瞪眼吹鬍子像那麼一回事，到了房裏嬉皮笑臉什麼下賤事都作的出來。我們孩子他爸爸，不就是——』說到這裏，王二嫂小臉一紅，立刻懸崖勒馬，不能再往下說了。

老太婆說：『老爺跪夫人天下太平，在自己家裏，對內，可以是這樣，對外，我想，他們或者不至沒出息到那種樣兒。而且，民衆這們熱烈，連小孩子的壓歲錢都捐到了。什麼餅乾，香烟也都吃到肚子裏了，難道說，他們還要一嘴一嘴給老百姓們吐出來不成？！』

我的大伯子在一旁也幫王二嫂的忙，連說：『軍國大事，咱們洗淨眼睛看着他們。您今天還是可以聽聽戲，開開心，精神復了原，可以多作幾句文章，喚起民衆，打倒帝國主義。當年謝太傅也是一位好聽戲的。孔夫子在陳絕糧，他老人家還是連拉帶唱（註：所謂弦歌不絕。）諸葛亮城樓彈琴唱西皮，嚇退了司馬懿的

大兵。老太婆怎比不得前輩古人？」

人是經不住包圍的，經他們二位一遊說，老太婆也動心了。於是乎兩輛膠皮，哈爾飛去者。

雪艷琴本人不必說，配角實在是太壞。嗑吧楊寶忠，坐頭三排，一定聽不見他嘴裏骨碌些什麼。黑牙賊眼的諸如香，又討厭又可氣，他自己還美呢！戲不能看，我們就談話。王二嫂說：「坤角的全盛時代已經過去。在民國初年，劉喜奎，金鋼鑽，富氏三友，連老譚都要退避三舍。以後有金少梅和琴雪芳在城南游藝園，所謂「梅雪爭艷」，也還熱鬧一陣。梅雪下台便是三春去後，大觀園也彫零沒落了！到如今，坤角裏紅的祇剩下雪艷琴和新艷秋。新艷秋學程（註：艷秋）而雪艷琴似梅（註：蘭芳。）」

老太婆插了一嘴說：「梅可及而程不易學。梅是常軌，人人能追，並且可以追的上，程是獨出心裁，刻苦勤奮而創造出來的，不容易學。學程腔的遍南北，

但是成功的又有幾人？」

說話之間，鑼鼓一陣，大軸子貴妃醉酒上場。在叫好和拍掌裏，那妃子搖搖擺擺，煥煥亭亭的出來了。

貴妃醉酒本來是小翠花的拿手戲，身段作上，科班出身特別有好根底。不過小翠花的而貌總不像那豐滿玉潤潔白美麗的楊貴妃。直追小翠花的是芙蓉草了。芙蓉草的毛病也是在化粧上。梅蘭芳也唱這齣戲。梅的華貴，自然也有他的長處，但是真工夫似乎略差一些。唱工完全是慢四平，要屬尙小雲。我們在唱片上聽尙小雲的醉酒，台上沒有一個能趕得上的。

雪艷琴敢唱這齣戲，老太婆最初總以爲她太大胆了。結果，還算可以。唱，做，身段，她能把小翠花，梅蘭芳，尙小雲的優點都採取來，又加一番工夫，前程很有希望。

貴妃醉酒本來是形容醉後美人的幽情蕩意。這情，隱在心裏。這蕩，也蕩在

心裏。醉後失態而又不能過於失態。不能說話而又滿肚皮的話一定要說。這是情的魔境。這是情的幻境。這是情的神境。這情是東方的，封建的，壓抑不伸而又求伸的情，和那電影裏，兩人用盡平生之力一吻，把慾火發洩乾乾淨淨的情完全不同。

明白了這齣戲，便明白了東方，明白了封建的中國。

老太婆活了一生也不明不白，今年要求明白，所以在大年初一看了一回貴妃醉酒。

(民國廿二年二月十六日)

x

x

x

x

x

■沒落的電影

論新年五片

過病年之五

北平早就平了。祇剩下些個戲子，學生，和古董。今年年前風兒一緊，學生溜之乎也，古董預備下江南，戲子也七零八落了。梅蘭芳走上海一去不回頭，又有錢賺，又可避難，聽說後來連小孩子都接去了，大有『此間樂不思蜀』的神氣。馬連良跟着何仙姑叫舅母——借着仙氣兒，也唱東吳招親，不帶回荊州。新艷秋在金陵城裏大唱她那程腔程調。六朝金粉誇江南。他們一去之後，江南的金粉就更可誇了。剩下一個荀慧生，最後也被炸彈圍嚇跑了。北平儼然就是南渡以後的汴梁城，全城只剩下一個宗留守了！

戲既然零落，電影便乘機大發其財。五個大電影園，每天三場，幾乎是沒有一天不是坑滿壕平，浩浩蕩蕩，好不擠煞人也，新年各片吹得最凶的有五個：賈波林的桃花運，陸克的戲迷傳，丑角大王葛洛克，還有那國產片『城市之夜』。和洋人大演操的『海闊天空』。

老太婆好說笑話，也好看可笑的影片。賈波林，陸克，巴斯那登，每有新片，老太婆沒有一回不看。今年在病裏，更需要幾位笑王開心。不過，這回倒罷，可以算是完全失敗，老身老眼昏花祇見他們亂打亂鬧一陣，打鬧得老身心驚肉跳，感覺到絲毫意味都沒有。本來，無論是笑話，或是笑片，無論是用話言，用文字，用動作，以使人笑，如若一笑便了，這笑便不是真笑。笑是一個刺激。凡是容易受刺激的地方都容易發笑，也便容易感覺興味。手心，脚心，兩肋，胳膊窩，皮膚最薄，最容易受刺激。一搔一抓，就笑起來了。刺激的笑方是真笑。胡鬧一回，大打一陣，足跑一氣，雖然也可以使人笑，那是下流的笑。人人都願意說笑，說笑而不下流者寡矣。老太婆看這三個笑片，簡直是胡鬧，一丁顛點兒深刻的意義也沒有。賈波林的桃花運，大半是老舊片。葛洛克是徐狗子一流的小丑。陸克的戲迷傳，我看遠不如時慧賢的戲迷傳，看完之後，絲毫印象也沒有。

中國的舊戲當然在封建社會的轉形期，不過，到現在仍然沒有轉過來。民國

以來的舊戲雖然也略略摩登一些，如同新式佈景，五彩電光，不過，本質上仍然是老胎骨。舊戲和美國的電影同是沒落中的東西，不過有一點不同，唱舊戲的人似乎知道他們的不摩登，很想脫胎換骨，那荷萊塢的明星似乎仍然在資本主義的沉醉中呢！那們所仗恃的祇有赤身露體，把肉和吻賣給人們看一看，以使那急色的少爺們洩洩慾，或是給調情的男女作個王婆子罷了！

「海闊天空」比其他的片子都要好些，不過，他的好處也是因為熱鬧，因為新奇，而不是因為藝術。美國空軍大演習威嚇小鬼是這片的背景，在沒有開過飛機打勛斗眼的中國人倒還可以看一看。

『城市之夜』是中國片。老太婆向來不看中國片，上海那羣明星，一點也不美。把中國人的本來動作都收拾來，硬學洋人的手腳。近來似乎略好一些，而這『城市之夜』又說是什麼代表時代的作品，遂引起老太婆的一時高興，花幾毛錢看她一看。這片子的內容描寫上海資產階級的剝削無產階級情形，以及貧富兩階級

的對比，演起來，使一肚皮悶氣的少爺們大鼓一氣掌。最後的結果，這些普羅們找着了他們的出路。一個個肩担手推，携男帶女，回鄉下去了。以老太婆看來，這不足以代表時代。中國現在最苦的是鄉下。兵，匪，捐稅，土豪劣紳，和刮地皮的青天大老爺，使老鄉民沒有法子生活。在上海天津的無產階級比老鄉民舒服的多咧！而且，這種逃而遁的出路纔不是出路。都市的人受逼不過向鄉下跑，鄉下人受逼不過又向那裏跑呢？這和一聽見日本兵的風兒就逃之天天的出路是一樣的出路，是一樣沒出息的出路。我們現在所需要是抵抗和鬥爭，是不脫離的抵抗和鬥爭，絕對不是逃而遁之，絕對不是另找什麼世外桃源。現在世界上也絕對沒有世外桃源。

唉！一切都是沒落的。一切都是病態的。老太婆老了！老太婆在病中，連好電影都看不着。唉！不覺長歎一聲也。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

□ 逛大鐘寺

這鄉村的廟會

老太婆自從正月初二拜財神爺借元寶以後，一時遊興大發，過了沒有一星期，又去逛大鐘寺。諸位小姐，太太，少爺，老爺們大概都可以知道這大鐘寺是在西北城外，海甸小道上，曠野荒郊的一座廟。這廟裏而也沒有什麼特別玩藝兒，祇是一口大鐘。不過，這大鐘寺廟會純粹是「鄉村的廟會」，逛的人多半也都是老鄉農，老村婆，黃毛丫頭，以及煤妞兒等等。自從瀋陽，天津，上海三次事件發生以來，老太婆對於都市的希望已經是太少了，少到可以說是幾乎是等於零。都市裏的人也似乎太聰明了，聰明到老太婆不敢對於他們有一丁點兒的希望。中國的老根兒在鄉村，中國的途也在鄉村。我的小兒子說：「土地問題是中國的根本問題。誰能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是真龍天子。」老太婆不懂那一套。老太婆

祇知道「來自田間」一句老話，真正的英雄是由鄉村裏出身的。老太婆以爲中國的活路在大家們都能再「到田間去」！因爲這個緣故，老太婆特別另眼看待這鄉村廟會的大鐘寺，和看待財神廟幾乎是相等。

話說着好聽，辦起來就難了。這大鐘寺，一不像財神廟有元寶可借，二不像財神廟有姑娘可看，王二嫂和我的大伯子，都執意不肯去，祇有老摩登一人肯捧場。唉！人心到這步田地了！大道難行，大劫難回，這也是天數如此！

牢騷少發，逛歸正傳。老太婆和老摩登決定逛大鐘寺之後，選擇吉日良辰，午飯已畢，梳洗打扮，邁步出家門，上洋車，直奔西直門。到西直門後僱了兩匹小毛驢，跨上驢背，回手一鞭，毛驢四蹄登開，飛也似的向西北方小道跑去了。那時候太陽曬得溫溫的，小風吹得溜溜的，地下黃土揚起來，一點油泥骯髒的東西都沒有，土氣吹入鼻腔裏，使人覺得特別舒服，比起烟塵十丈的北平城裏真是大大不同了。老太婆便問老摩登：『爲什麼城外這們清涼可愛？』老摩登說：『這

有什麼難懂。鄉村裏沒有「銅臭氣」，沒有「官僚臭味」，沒有「勢力薰天」，空氣自然是清的。沒有「升官熱」，沒有「發財熱」，沒有「跑公園追摩登熱」，空氣自然是涼的。都市的「熱臭」已經不是一天了，洋人的「市儈文明」(註：他們說是「資本主義文明」)又一進來，到現在各個都是「熱」的抓耳撓腮，並且「臭」的到臭而不可聞也！祇有鄉村的空氣還能保全一部份的天真，一部份的元氣！」說話之間，一股冷風吹來，打了一個透心涼，老太婆連叫：「不好！不好！清涼太過火了！」摩登說：「無妨！你老人家在城市過久，熱氣和臭氣把骨頭薰腐了，初遇正氣便覺其冷，好在肺腸還完好，如若您能久住鄉間，更筋換骨，便可以返老還童，不覺其苦了！」老太婆一聽這話不太好受用，正要分辯，不想毛驢一停，身不由己的向前一晃，原來是已經到大鐘寺了。

我們二人用鐙離鞍，下了毛驢，抬頭一看，果然老少男女，個個土頭土腦都是些鄉下人，女的多半是紅袍，在一片黃土場中看來，倒也鮮艷奇目。如若在夏

天，青紗障起，紅袍婦女走在當中，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有人說：「紅色是鄉村的美色」的確是不差。

廟是不小，可惜太破舊了。但是廟裏的老松老栢，橫枝勁幹，可以表示出來這鄉村古廟的長遠歷史、無形中隱藏着一種莊嚴肅靜之氣。老太婆來不及流連風景，直向後而大鐘而去。

最後面一座大亭，進到亭子裏一口大鐘直掛在眼前。鐘高足有二三丈，口徑也有一兩丈，鐘紐懸在檁上，鐘口直落到地下離地僅有一尺。鐘身古銅青色，鐘面鑄字係全部金剛經，工程的浩大可以想見。看鐘的人都上檁。老太婆一時興起，隨同衆人上檁。檁梯三角形，特別窄，如若走在三角的銳角上就更窄了。一轉，兩轉，三轉方纔能到檁上，一轉之後就黑漆漆伸手不見掌了。到檁上，低頭看大鐘，越顯偉大。鐘頂上有一個小孔，孔裏有一個銅鐘，許多老鄉用銅子向孔裏打。打中的，銅鐘嘩啦一響，人羣笑喊聲緊隨的，大家都說：「吉利！吉利！」那

人也就滿意而去。銅子由鐘身下落到地上池子裏，不用說將來是和尙飽載而歸。生財有大道，在家出家總一般。我彌陀佛！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 × × × × ×

白雲觀會神仙

約摸在六百多年前，黑龍江上游，幹難河邊上，出了一位英雄，打的洋人望影而逃，脚踏歐亞兩洲，建立了一個大帝國。你道這位是誰？當然大家都可以知道是元太祖，成吉思汗，鐵木真鐵大爺，一個穿老羊皮襖，騎沒鞍烈馬的老驢哥！

在這東方人雄視闊步，趾高氣揚，祇知道欺侮人而不會想到被人欺侮的時候，山東蓬萊縣，吳二爺的家鄉裏，出了一位方外之士，終日修真養性，練丹求道

，後來在雪山之上見着元太祖，勸這位老撻哥要敬天勤民清心寡慾，不嗜殺人。元太祖每天吃海參魚翅濃味東西太多，偶爾嘗一兩口素菜，當然是另有一種味道。一時龍心大悅，爲這位方外之士在北京西便門外蓋了一座大廟，使他永受人間香火。這位方外之士，不用說，大家都知道是邱處機，長春真人，一個雜毛子老道！這廟更是不用說，大家都知道是熱鬧了一正月，今天纔閉幕的白雲觀，一個富貴人家的廟會，一個太太老爺酒足飯飽腦滿腸肥之後，開心散悶，換空氣的所在。

白雲觀的老道當然要迎合太太老爺們的心理。這富貴人家的要求和賣買人，手藝人，老鄉民們的要求不一樣：財是求，壽也是求，長生不老，更是求。他們的特別舒服，他們自然怕死，他們更願意永遠不死。不像咱們這窮光蛋熬度歲月，恨不能一時及早離開了這苦海。窮光蛋祇能跑財神爺，大鐘寺，白雲觀的老道不應酬你們這羣不施一文的善男信女。白雲觀老道爲使太太老爺們喜歡的更多

一點，爲使老爺太太們來的更多一點，爲使老爺太太們在他們廟裏多住上一夜半夜，第二天早晨正是本廟的尙會，可以多送一點禮物，多寫一點緣簿，於是乎他們造了一個「燕九會神仙」的謠言。據他們說，在正月十九日這一天夜裏，每平都有一位神仙下界，光臨到他們的寶刹，有緣的便可以會着。會神仙之後，您是要錢，要壽，要上天，神仙是有求必應，馬上開支票，立刻就兌現。老太婆自然不信這一套，老太婆也沒有錢住廟，所以老太婆在北平住了五十年從來沒有會過一回神仙。

昨天下午王二嫂來訪，她非拉老太婆到白雲觀會神仙不可。她說：『我們家是白雲觀的老施主，月米海燈油永遠不缺，您到廟裏一定有好住處。你老人家這大年紀了，倘有差錯如何是好。假如能遇見一神半仙，您能成佛作祖，我們也都可以託您的福』老太婆被拉不過，祇好坐上王二嫂的車，直向白雲觀而去。

到白雲觀之後，吃了廟裏一頓素齋，看了看廟中風景，一切種種可以不必細

表。到了晚間，大家都去會神仙，三人一羣，兩人一伙，廟前廟後的轉來轉去，一個個直睜瞪眼，到處東張西望，不知道的以爲他們是晒探土匪，或是扒手小偷，預備拔人家的煙袋，其實是滿廟找神仙呢！老太婆真要笑破肚皮。老太婆心想，即或有神仙，這神仙一定要在更深夜靜的時候，人迹不到的地方纔可以會到。老太婆就決定在大家都找神仙的時候睡覺，等到三更半夜，大家都睡覺，我再去找神仙。

一覺醒來，已經三更了。老太婆翻身起來，一語不發，披上風衣，拉門而出，出了客廳，一直向後走，祇見廟裏紗燈似亮不亮的，找神仙的人祇有三三兩兩。老太婆又向東轉，進小角門，穿過斗牛宮，經過齋堂，再向東，到了一個荒涼沒人的小跨院。這院裏，我知道，有一座「盜瓦山」，是用破碎瓷器推成的，山後是羅真人塔，塔是一片大空場。老太婆心說：這地方可僻靜，一個人也沒有，如若老身有緣，神仙就可以會着了。老太婆四下一望，那裏有半個神仙，又一想

神仙不知道我到這裏來，自然不能在這裏等着我，於是老太婆就坐塔根下，閉目合睛，靜候神仙大駕。約摸有半個鐘頭，猛然間聽見半空中鑼聲響亮，接着一陣狂風大作，老太婆張眼一看，隱隱的看見兩個人：一個瘦小枯乾，破衣破褲，露出來鮮紅的血肉，一個身軀雄偉，頂盔貫甲，滿臉橫肉。每人手裏都是一面鑼，鑼掛在一面旗上，旗子上各寫四個大字：一個是「窮神開道」，一個是「煞神開道」。他二人走過之後，緊接着一個大人，身高不知有多少丈，青面紅髮，巨齒獠牙，相貌十分兇惡，頭帶飛機帽，腳登戰鬥艦，跨下追擊砲，手中機關槍兩架，兩眼放死光，鼻孔噴毒氣，一個個達姆達姆彈從嘴裏吐出，左耳眼裏一隻潛水艇，右耳眼裏一隻魚雷艇，前後護心鏡斗大圓光，上邊各寫兩個大字：一個是「和平」，一個是「自衛」。老太婆在蓮台上曾經坐過幾天，眼力頗好，從死光中看出四個大字來是「戰爭之神」。呀！老太婆會着了「戰爭之神」！呀！「戰爭之神」今年要降世臨凡！

嚇了老太婆一身冷汗，身子向前一幌，倒在塵埃，撞了一個大鵝頭爬起來就跑，轉了兩個灣，略有燈火，祇見一個女人在前，後面緊追着一個男摩登，追的很緊，一路追一路叫「天使！天使！」「聖母！聖母！」「祖宗！祖宗！」那女人飄飄然大有神仙之姿，老太婆心思，這女人一定是何神仙下界，那男摩登一定會着神仙了。老太婆也追，追了好久，也沒追上，就在後頭喊：「你會着神仙了嗎？你會着神仙了嗎？」那男摩登也不答言，隱隱中彷彿聽見他說：「洞房裏今天會神仙！」「嘔！我明白了！這是他們的神仙！」

嘔！戰爭之神！嘔！他們的神仙！

■不堪回首想年節

年前曾演「趕三關」

節下又唱「瞎子逛燈」

「天上下雨地下滑，

自己栽倒自己爬。

是親是友拉一把，

酒換酒來茶換茶。」

這是一齣等角戲，「瞎子逛燈」的開場頭幾句詞，當然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在元宵佳節，燈火競盛的這幾天，「瞎子逛燈」倒是應節戲，可惜好角都不肯唱，祇留着掃邊的小丑們做來消磨時間。不過，我們細細咀嚼這四句戲詞，倒也有些個味道，尤其是對於家庭經濟方面。現在我們過了一個春節，「打開鼻子

說亮話」實在過年。打魚殺家上有句話：『小孩穿新鞋過新年』誠然是快樂的不得了。不過，這快樂恐怕僅僅是小朋友們，當家過日子的主婦太太和那支持門面，全家柱石的老爺，並不見得太快樂——有時似乎是樂不抵苦。正月一個月的開銷至少要等於普通兩個月。如若有賬，三十這一天，債主一個跟一個，死守不去，要早早的籌款應付，猶如過關，這個關叫「債關」。據說以前有一位老學究，到年底無法過這「債關」，在門上寫了一副春聯是：

此歲無錢誰不知，討債人休題半字。

樽中有酒莫獨酌，曉事者多半兩壺。

又有一位學究也無法過「債關」，在門心寫了一段短文：

不知我貧而借債與我是不智也。既知我貧而索債於我是不仁也。彼既不仁不智，我亦無禮無義；不還！

這兩位學究酸溜溜的闖關而過，細想起來，可恨可憐。至於所傳的「擋債諺

二十七，店債逼。

二十八，難沒法。

二十九，答應有。

三十，不見而。

初一，一拱手。

描寫賴債可謂維妙之至！而家主的用心使智，苦自然也是不可名言：

『債關』過去之後，便要想法弄錢，買年貨，做年菜，這也是一關，叫『菜關』。『菜關』之後還不算了，接連着便是俗謠所說，『姑娘要花，小子要炮』，那一種是不用錢的，這叫『兒女關』。這『菜關』和『兒女關』看着似小，但是，因為習俗的緣故，不許偷越而過，比『債關』的難度不在以下。據說以前有一位詩人，沒有錢過這『菜關』和『兒女關』，到三十晚晌作了一首詩：

忽聞耳邊爆竹傳，

低聲悄語勸妻眠，

今宵祇當尋常過，

莫對兒孫說是年。

這首詩寫田窮當家的內心淒涼，真是好不傷感人也。

未嘗過年先唱『趕三關』。過了年，拜一陣年，兩腿皆酸，好容易到了元宵佳節，『瞎子逛燈』上場，說了四句人情話，使我們追憶這年節之過，真要令人淚灑胸懷了！這次新年是過去了，老太婆希望今天以後，各位家庭中主事的人們在平日講點家庭經濟，預先儲蓄，不有負債，到明年再『趕三關』便可容易，我們也就不必再在元宵節唱『瞎子逛燈』了。

□開棺論過年

今天似乎是舊歷的正月十三，上元佳節，大吃元宵的第一日。再過三五天便是『殘燈末廟』，到了早睡覺實行結束的時候了。有一些年紀長的姊妹們都好說幾十年前大鬧花燈的典故，那時候天一黑，男男女女便都上街頭看燈。路既不平，人又故意擁擠，祇鬧得丟鞋的也有，丟帽子的也有，丟手巾的也有。孩子叫成一團，大人也笑成一團。一說到這裏老姊妹總是常歎一聲說：『現在是大不如從前了！』自從去年國府厲行國曆以來，又加上北平市而蕭條，家家窮困，舊曆年既不許過，事實上也難以大大的過一下，於是老弟兄們談到過年更是頭三搖而氣三歎，慢慢的長出一口怨氣說：『嗚呼過年！今非昔比！已矣！已矣！』這恐怕是普遍全國最統一的調子。

據老太婆的老眼看來，老姊妹們和弟兄們的『悲過年』似乎是可以不必。同時

國府的嚴厲禁止也似乎是可以不必。本來，『過年』和『過節』這種定期的休息和娛樂，在二十年前誠然是必要。以我們女太太來說，在以前全年，也不能出家門一步，天天要作那掃擦桌子的事情，剪子和鏟子終日不能離手，所以很盼望『過年』和『過節』。在『年』『節』之前把菜都做好，到了『年』『節』之期，是剪子鏟子一齊扔，終日祇是吃，是玩，是樂，逛廟，逛燈，闖小紙牌等等。老爺們也是如此，無論『作官爲宦』或『客旅經商』，既然沒有星期，更沒有紀念日，一年之間永久沒有休息日期，所以很盼望『過年』或『過節』。衙門要封印，舖子要上門，都回家玩樂去。經商買賣人，尤其是此，交通既不便利，工錢又不多，舖子裏除了內掌櫃之外，夥計都不能帶家眷，所以到『年』『節』要休息，可以回家看看。八月節俗叫『團圓節』。大年初一吃餃子，尤其是以家人團聚絕對不少一人爲根本原則。因此『過年』『過節』在二十年前真是必要到了極點。

我們看看現在如何呢？無論公私機關都有星期日，太太是緊跟老爺，無論是

前線，火線，公私兩面，均不相離。天天可以打麻雀，天天可以逛公園。現在大解放的年月之下，幾乎是沒有一天不是『過年』。如若把年再當作正經文章一樣，花樣做的很多，實在是有些頭上加頭，肥上加油，而且各家也負擔不起。『過年』『過節』的日見冷落，不爲人所重視，這是勢所必然，傷悲也不必，禁止更可不必，聽他自生自滅，久後自絕。

陰曆年似乎是進棺材了，不過尙不曾放下蓋子來，老太婆打個死老虎論他一論，不知道對也不對。好在不久棺材蓋子便會蓋上了，那時節便可以有定論。等着吧！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一日）



中華民國廿三年一月一日初版三千冊

雙過新年

(定價二角)

著者

老太婆

出版者

北平西四北翠
讀賣社
花街十九號

發行者

北平西京畿道二號
北平文華書局
電話西局一九三一

特約處

上海文華公司
天津天津書局

版 權
所 有

人文書局
九月廿五日

0.19

0.9
-7

